

駱以軍

胡人  
說書



胡人  
說書

駱以軍

# 目次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006

底層的珍珠・微物之神／012

寫在南方／020

第二次／044

不確定的灰色地帶／070

鎮魂曲：不存在的女兒和她的瘋魔情人們／078

哥德大教堂與曼陀羅／087

他從自己褲袋掏出那枚錢幣，放上／098

靈魂深處祖母的敘述／120

從不斷累聚的陰影朝下望／128

在時間的影子裡玩耍閑坐，喝茶／141

一種少年同伴的時光冒險邀請／148

那麼大的離散；那麼小的團圓／158

佇立地獄入口的文字神靈／169

真空管裡的獨角獸／176

一座碎裂暗影瘋狂鬼魂與春宮家族藤蔓之巨塔的孤獨建築史／182

別人的夢／192

讓人眼瞎目盲的愛之太虛幻境／203

時光踟躕／216

Un Momento／225

繁花／230

永劫回歸／236

死亡百科全書／240

妖異綻放的「惡之華」／247

宇宙黑洞裡蘊藏的能量／253

籠中少女的暗慘心思／271

真實世界的邊陲地帶／275

逆旋的時光重力場／278

如利刃般的想像／285

在大師們的墓地上跳舞／287

華麗饜餽場／290

不只處決了小說一次而已／293

百感交集的旅程／297

胡人  
說書

駱以軍



# 目次

-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006
- 底層的珍珠・微物之神／012
- 寫在南方／020
- 第二次／044
- 不確定的灰色地帶／070
- 鎮魂曲：不存在的女兒和她的瘋魔情人們／078
- 哥德大教堂與曼陀羅／087
- 他從自己褲袋掏出那枚錢幣，放上／098
- 靈魂深處祖母的敘述／120



從不斷累聚的陰影朝下望／128

在時間的影子裡玩耍閑坐，喝茶／141

一種少年同伴的時光冒險邀請／148

那麼大的離散；那麼小的團圓／158

佇立地獄入口的文字神靈／169

真空管裡的獨角獸／176

一座碎裂暗影瘋狂鬼魂與春宮家族藤蔓之巨塔的孤獨建築史／182

別人的夢／192

讓人眼瞎目盲的愛之太虛幻境／203

時光踟躕／216

Un Momento／225

繁花／230

永劫回歸／236

死亡百科全書／240

妖異綻放的「惡之華」／247

宇宙黑洞裡蘊藏的能量／253

籠中少女的暗慘心思／271

真實世界的邊陲地帶／275

逆旋的時光重力場／278

如利刃般的想像／285

在大師們的墓地上跳舞／287

華麗饜餽場／290

不只處決了小說一次而已／293

百感交集的旅程／297

## 贖回最初依偎時光

克蒂斯能描述各種自己從未見過的事物：世界是詞藻的海洋，是沼澤、是沙漠，瞬息萬變地環繞他所站立的方寸之地。魯恩總看著朋友，七手八腳為眼前所見的事實塗上一層又一層厚重的油彩，直到一切黝黑而可疑，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朋友，」每一場戰役後，魯恩總對克蒂斯說：「您知道的，我但求公平一戰。」「我的朋友，」克蒂斯總是聳聳肩，一手敲著拐杖，一手扶起魯恩，對魯恩說：「只有讓他們在我的言語前，成為需要嚮導的盲人時，我們才平等。對此，我深感抱歉。」我深感抱歉；幾乎每則歷險，都結束在這句話上頭。事後想起，這亦是整個童年時代，白紙黑字浮現在我腦中的最後一句話。

我讀童偉格，視覺上那翻動著空曠的場景如此像年輕時看的塔可夫斯基。但流動的詩意卻讓我想到以色列小說家奧茲，或較好時的石黑一雄。

等待，一個被遺棄的孩子。「時間本身，單純地讓每個人終成鰥寡。」一種時間的洞悉同時放

棄。一種靜默的瘋狂，一種焦灼、緩阻，目視著學習老人們（後來你知道那其實是死人亡靈）如何無聲在這殘酷的荒原和時間中，慢慢地活著，不，展演他們儀式般慎重以對，像某些要素被吃掉被隱蔽的記憶，「最好的時光」（但難以言喻的古怪）。

小說是這樣靜謐的獨自時光（也不是獨白或獨語），而是獨自感受著星光、流風、時間、大海、暴雨臨襲前的風雲變化，無害但存在於老屋或這座島各處的鬼魂。一個完滿的宇宙。

空間上它是一座島（或有兩個不同名字：狗山和光武島的不同兩座島）。這個島，也許譬如艾可的《昨日之島》，似乎泅泳過去便穿過換日線到被時間沒收的另一端；但卻又歷歷如照明燈下近在眼前栩栩如生的遊樂場。「我好像必須花上淺薄生命裡的數十個年頭，才敢向自己確認，也許，它將永遠如此靜靜的瘋癲，像宇宙中最稱職的療養院。」這個霧中小島有神話時期的父親，有史前時代的軍隊，有王爺府，有火車、鐵路，有校園、村落、家庭、鄰里親人……在這些地貌場所上活動並進行著什麼的人際關係。小說的大半本以上這個小說像在翻印著一具你找不到邏輯的窗口，一種村上春樹的末日之街，石黑一雄《別讓我走》那提供器官之複製人的寄宿學校，或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韋勒貝克的《一座島嶼的可能》——是的，科幻小說，我們借著小說家的凝視，看著那一整片他描述出來的畫面風景，古怪又詩意，其實是童偉格將那「災難」的耳半規管從所有飛翔情節之鴿子的內裡摘除掉了，那變成一種「空望」。童偉格在晚近以單篇形式發表的一篇題名為《將來》，奇怪的是，「將來」除了作為這整個小說接近結尾部位的一個時間邏輯的給予，恰像是童偉格自《無傷時代》即發展出來的時光劇場，讓它們進入核爆過後的世界。計時失去了任何藉以形成描述人類存在之意義，與回憶相對應的是一個被永恆取消掉了的現在，那是一個死亡的

時間，「已經」終結了，但無法在目連救母式的巨大悲願重建這一切枯荒無望之曠野的同時，「解決」那悖論的仍在前進的物理時間。

那讓人想起馬丁·艾米斯的《時間箭》。一部小說如錄影帶倒帶，時間是顛倒進行的，我們眼中所見，竟不止是動作的倒轉：抓姦的丈夫變成把妻子送給姘頭的皮條客，劊子手贈予死屍完整的身體和生命，噁心的糞便從馬桶的水喉上升吸入人的肛門，之後從他口中吐出豪華豐盛的美筵……「當生命倒著走時，一切變得美好了」。在童偉格的這個「將來」的世界發生著什麼事呢？一種保護著——甚至如在碎成破片的倒影世界裡傻笑著，如失聰者，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無傷時代》的，以超荷於「小說所能贈與、贖償真實之空無」的願力——黏貼模型那樣「小小世界真奇妙」的一個空間化的「白銀時代」（借王小波的書名）。那是我所能想像小說家用不可能之死物與屍骸，用一「借來的時間」讓它們活在宛然畫面裡（一座被大海包圍的島）。

所以這個只要用願力泅泳過換日線的「昨日之島」，一切都變換成白銀熠熠的「將來」，在「我想起來了」的魔術啟動之前，它們恆只是漂浮靜止於巨大標本皿內的死物（殘缺的曠野），一種內向封印於族類的環節們失落的「故事」。這種刻意返祖，剝落掉寫實主義以降強大復刻「真實」的細節元素，使之類似神話（寓言）場景的「故事」，讓人想到巴加斯·尤薩的《敘事人》：「因為在馬奇根卡斯人中間有一個擔負著十分特殊任務的人，他既不是巫師，也不是巫醫，而是主要擔負著講述歷史的任務。這個人是講述事情的、說話的。不久前，馬奇根卡斯人還是分散的，孤立成一個小小的公社，有時是人數很少的家族團伙，因為他們居住的地區是非常貧瘠的……不能組成重要的社會集體。這樣他們便完全分散、孤立的生活。馬奇根卡斯人稱之為『敘事人』的人物是

他們各團伙之間來往聯繫的一種形式，有些像中世紀的行吟詩人，也有些像巴西東北地區尚存的流浪歌手，彈著六弦琴，走村串鎮，邊走邊唱。至於『敘事人』並不是唱歌而是講故事——既講他們在別的部落裡看到的事情，也講他們自己的經驗、公社裡過去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和個人編造的故事。」

這個在死者、祖先、昨日和將來間，傳遞故事（或夢境）的「我」，是一個退化症的畸人（譬如《鐵皮鼓》的侏儒奧斯卡，《摩爾人的最後嘆息》裡的早衰症少年）。歷史在這個島因某種畫框外的重擊而擱淺了，所有人都停止在那故障的時刻裡，「一個人出生的地方，終於成了他們所能抵達的，最遙遠的地方。」停格，曝光，永遠重複。「我」的父親是個外國人（飛行員。飛機被擊落而被島民俘虜關在大狗籠裡），像瘋了時的老邦迪亞那樣以原人形象成為猿猴般的展示物。真到父親的國家戰勝，島民這一邊的國家戰敗了。「但是，『恥辱』哪裡去了？『仇恨』哪裡去了？還有，『憐憫』哪裡去了？」「我」構造著父親的感受，凝視、獨白、頓悟。由這個退化症的「我」，「無傷時代」的「我」，慢速，默片、黑白膠卷地投影那個父親孤自面對一島之人的屈辱、仇恨和憐憫。這樣篩沙也似流光從眼前傾落，一種偏執的觀照，想看清楚無辜的每一個在場者是在哪個關鍵遭受侮辱和損害。其實其證物泯滅之哀慟一如舞鶴之〈拾骨〉。只是童的「祖先遊戲」之抒情核心更在「寬諒」。寬諒什麼？「我」的罪如迷霧包裹，層層遮蔽（他的祖先們並無罪啊，有的只是被剝奪、被侵侮、被壓碎了）。因為「我」無法修補父祖們的壞毀？「我」故障了，這個僅能用如此艱難晦澀故事重建殘酷時光劇場之「我」讓想像中的父祖失望了？「當簡潔與溫暖，終於也像餘燼那樣將要消亡，對他們的每次猜想，於我就像傾巢的話語，去抵禦那個終將沉默

的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自己」之書。但那又是一個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的世界，所有死去亡靈的追憶、懷念、遺憾，全部進駐這個唯一活人（甚至他發現自己也早已死去）的意識。「我」負載著這所有沉默無告的祖先們那麼巨大無垠的苦難，「自己」是遺忘的荒原最後一隻稻草人，最後一根鹽柱，但我難改自己血液基因裡那善於苦笑、沉默、原諒，和畏敬海天的天性，「我已經無話可說了」。「我」，假定是複製自他人生命的贗品；但同時對抗這種複製，形成了楊照所說的「廢人存有論」：不給人帶來困擾，不與這世界發生過多不可測的聯繫。

「我」養著一隻「穿透了老王的心」的那隻小象；「我」在父親面前和看不見的貓玩把戲，這樣馬歇·馬叟式的和不存在，已離去的失落之物（親愛者）玩「他們仍在場」的默劇，「我」像捧著將要迸散掉落的水，那樣小心翼翼，那樣預示著「將要」，必然的失手。那個慢慢連笑話都失去了該有的瘰癧，「沒關係，笑話會等人。」或「好好想，你時間多。」「他」（在後來的章節證明是「我」的祖父）在「我」的夢裡，時光運鏡不斷往前推：包括「他」總是被陌生人騙走的母親；「他」在軍中承受那一次靜默荒謬的暴力，薛西佛斯式的浪費；「他」的父親為了兒子的命運去找神丑打架，想收回海王之神諭，最後卻變成那麼悲哀、孤獨，那麼自由對羞辱的反轉冥想之死前時刻。當「自己的故事」退無可退成為「箱裡的造景」——「他的」山村如何被封固在一個更為繁複的人造童年裡，和時間兩相遺忘，在地理中消失。他帶動一整幢病院，發現世界並沒有瘋」，只是變成一死者回返的霧中風景。「我全部想起來了。」從無言、失語而至這整個小說最後滔滔不絕的描述，「我」成為那個之前因舌頭買禍的海王，喚起所有人的記憶，「我深感抱歉」。「我」睡

著了，在夢中造鎮，又用小圓錐鑿毀整個島活人與鬼魂的阻礙；「我」，一種贖回的意志；「我深感抱歉」，為著同時祭起這驚擾亡魂而融化已凍結的時光，讓不知自己已死的親愛之人們重演活著的時光。但那正是「我」和所謂界線外粗暴、快速、無感性的正常世界對決的「平等的話語幻術」。倒帶、透明，揹著快樂無害的他們在這片夢中荒原跑，從葬禮出逃，拉出這樣一幅浩瀚如星河，讓我們喟歎、悲不能抑、靈魂被塞滿巨大風景的「贖回最初依偎時光」的夢的卷軸。

二〇一〇年二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



## 底層的珍珠·微物之神

讀運詩人的文章，很像小時候讀《西遊記》，每每唐僧師徒又夢境般從凶險劫厄僥倖過關，和那些遙遠國度的國王「交換度牒」，對那時的我而言，「度牒」似乎混淆了年節中元站在母親身後，看她將一疊一疊印了銀箔小方塊或紅圈的黃草紙，或寫滿經咒的薄冥紙，摺疊丟進火盆裡的那些「神鬼靈妖之文」：一種往神祕之地的通行證，一種除了奢侈交給火舌舔捲你無能力解讀的濃縮故事，一種像《百年孤寂》邦迪亞上校那十七個最後同樣被神祕獵殺的兒子們額頭上的十字徽印；永無法超度的孤寂與流浪，那些「度牒」——或應說出自這個高額頭一雙洞澈人世的古怪女孩之手的這些「不快樂的故事」——以極簡（甚至近乎潦草）的線條匆匆記下別人可能以一生交換的浩繁鉅冊，《大唐西域記》、《山海經》、《唐吉訶德》……一個文明的覆滅，一座城市的廢墟筆記，一部遷徙者後裔的暗室傷害史，一齣齣如柏格曼《芬妮與亞歷山大》、《哭泣與耳語》那樣的仲夏夜噩夢……然而我們手中只是一張一張符籙般的「度牒」：一張疊著一張蜿蜒成一架盤旋險峻通往無光所在的天梯：